

秋天已經來了，我是坐在百葉窗後黃昏的草地上，望着秋天從樹林裡流出的小河面潺潺地來的。我忘了從何時起有這黃昏呆坐的習慣，整個暑假就這樣在我不在意中溜過了。黃昏的景象只使人覺得虛幻，虛幻得不思索什麼。我的木屋的門窗是朝向西的，朝着一片草地，一條河，和那焚燒般的天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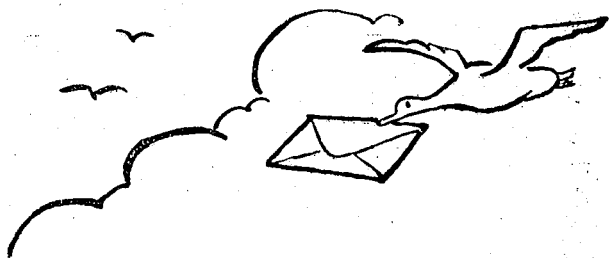
微風拂過樹梢，帶下來幾片枯葉。一片淡淡的白雲，一無牽掛地飄向遠方。有一會兒，忽然我極強烈地希望，能够像那片飄逸的白雲，悠然自得。但我的世界在地上，悵悵地低下頭來，木然注視河面，我覺得現在的我，就像那片落葉，一定失落些什麼了。也許是花香，那日記本裡夾着的紅玫瑰花的香味，或者是水泡，從河面上流失的小魚的吹泡。

我聽到表姊在廚房裡唱那愁傷味很濃的「不了情」，和斷斷續續的炒菜聲。我忽然失笑起來，就如初到這裡渡假那天，表姊說：「小蠻牛又回來了，相當年青。」是的，還年青，我笑着，但我知道我不是那種蠻牛，只知道吃着工作着而不思憶什麼的。我在北方惡劣的天氣裡過了整整一個年，夏天烈日下發着蒸氣的馬路，冬天早晨濕漉漉的草地，都充滿着迷濛，哀傷的氣息。可是現在，什麼都沒殘留下來，再也無處去感受那縷優美的愁情了。

背後傳來表姊的聲音：「傻想些什麼？看你整天失魂落魄地，真是多愁善感！」「妳那歌！」我懶懶地回應。「啐！」她笑着走開了，接着停道：「不了情，晚上我請客，好不？」我回首望着她那清瘦的面龐，我記起了那曲子：

忘不了葉落的惆悵，也忘不了那花開的煩惱。現在我想起那花園了，瓊她家就有一個大花園，想到瓊，我的心又再度震顫。那藍亮的碧空下，滿院的紅花、黃花、白花……，交織成一片芬芳的花海，然後是瓊，嬌小的身軀裹着紫色的便裝，大草帽下一個美得令人發癡的面孔。

那天，當火車的汽笛響起時，我才知道要失落某些事物了，那時刻那情景，真是悽涼而且殘忍，我們彼此並沒告別，她那俏麗的臉上仍漾着笑意。「想不到這麼快就要走了，想來沒人再在花園裡幫我捉蝴蝶，多不好！」我凝視着她，這才過十七歲生日的無憂面孔，純真得什麼也傷不了她。「瓊！我真願意再來妳家的花園，我們都那麼快樂。」她點點頭，我不敢向她道珍重，我的喉嚨咽住了。站在車門，望着漸漸遠去的她揚手揮動的身影，我想也許從此不會再見到她了，惘然若失，竟不禁熱淚盈眶。



秋

愁

·趙文忠·

擡起頭來，遠處那一帶鬱鬱蒼蒼的深山，雲層壓得低低的，顯得凝重而憂鬱。我記得那次在花園裡，忽然瓊稚氣地說：「我摘一朵玫瑰花給你好嗎？喜歡什麼顏色的？」我轉首回望，好像第一次才看着她似的，那花般的容顏，無憂無慮的神情，以及她那黑亮的大眼睛。忽然我說：「我要一朵黑色的。」她愣了一下，緊接着瞪眼笑道：「你好壞！那裡去找黑色的？我摘一朵紅色的送你好不？」當然好，俊美嬌小的瓊，我幾乎按捺不住這顆激動的心，屏住呼吸，動人心魄的是她無邪的笑和瞳中的花色。

表姊又在唱了，那哀傷的歌聲擾亂了我心緒。唉！可憐的不了情，可憐的林黛……。

「芬姊姊，別唱那歌了，妳知道它煩我！」

「不了情嗎？」她笑道。「晚上我請客，有言在先了。」

寂寞的長巷，而今斜月輕照。冷落的鞦韆，而今迎風輕搖。它重覆妳的叮嚀，一聲聲忘了！忘了！唉！怎麼忘得了，溫馨的回憶是忘不了的，無限的惦念相憶，在別後淡淡的憂鬱裡……。

靜極了，這晚來沉寂的鄉間，只遠處的草蟲聲，點綴這周遭的寂寞。我倦乏地立起身來，想起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」這詞句。「嗟！有什麼好？」我搖頭自語，感覺那句子無聊而且淺浮。

忘不了離別的滋味，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惱！茫然望着已不見落日的天邊，強抑住湧出的眼淚，翹首四望，我知道夏天已經去得很遠很遠了。